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三十二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示稗類鈔卷三十一

常熟潘永因編

工藝第五十二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皓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皓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

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皓惟一女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定不動矣匠師如其言

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服其精練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制與舊儀不同最為巧捷起為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為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宫室層樓設御榻以備游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

中宫室黄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笐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環脚為鏁簧内之則不脫矣萊公大

喜從之燕為人長者博學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一日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而已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吾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

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斲輪解牛者何以異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名至京師翰林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心未之服俟其至乃共詣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一見筆法以為模式伯益命帖紙數張縱筆作二圖其一縱横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行筆之粗細間架之疏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歎驚服再拜而去

慶歷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荊王王館於門下會大使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王試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丈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為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

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縁
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
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灑水
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絶如
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井利復舊
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有得一玉臂釵兩
頭施轉關可以屈伸令圓僅於無縫為九龍繞之功
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鹵拙是大不然古

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

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武林有為禽蟲戲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

擊鼓以諭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

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

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

蓄蝦蟆九枚於席中置小墩其最大者乃踞坐之八

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作數聲亦

如之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練細蝗黄黑二種各有大者為之將領插旗為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謂之螞蟻角㐌又以蠛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薡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啣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啣之縱横不差或抛彈空中飛騰逐取謂之靈禽演劇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九江有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黄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

崇寧間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辭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學士黄内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此載揮麈録又正史所載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

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音樂第五十三

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尚能歌其曲其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渾脫解之類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

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宫聲字而曲合商用商聲則能轉宫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内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蘊謂之叫曲

雞柘枝本出拓跋氏之國流傳誤爲柘枝也

歐文忠公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

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上皇喻旨名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傍按其聲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為典樂維嘗言琵琶以下撥重為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為之耶故有皮

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果以皮為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弦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為奇耶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

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良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輙應之其律法同管也

都下一小兒纔三歲無有難曲按皆中節都市觀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稱其妙在母懷食乳撚手指應節蓋宿習也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

薄奇寶也内府所無即時有旨補官未幾韓蘄王府

有獻白玉笙一攅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真希世之

珍也此二物皆在軍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飲食第五十四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

珍何物為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

知虀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

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數盃連沃濁肺咀虀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氷壺先生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前輩云一郡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虀盎二事若善則其他可知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

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溫

陶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

人斫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

少焉解衣仰卧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一作山谷

語

詩人多用方言俗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

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黄門謂午睡為攤飯放翁

詩云浇書滿挹浮蛆瓮攤飯横眠夢蝶牀莫笑山
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别黎子雲秀才後批云新
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南荒人謂瓶甖為具理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
勝肉籜龍稱冤莫採録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
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
青衫誠可脱坡得詩戲謂坐客云吾固不愛作官魯

直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奬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及觀涪翁所自跋則其所食乃取乎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况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果何說哉又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

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諫果也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半日矣坡詩葢用此意

東坡嘗約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

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
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方
悟其戲
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
日閉門餐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也蘇文忠五帖其獻
蠔帖極言蠔之美至令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
謫海南以分其味又云惠州市肆寥落日殺一羊不
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

熟煮熱酒漉隨意用酒澆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縈間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餔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北人食麪曰餺飥俗語作不托

京師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育女則愛護之如擎珠捧璧稍長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擇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鍼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稱就中厨

娘最為下色然非極豪貴家不可用嘗鬨時官中有
娶人某者畨身寒素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
儒酸偶奉祠居里便變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
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都下厨娘烹調極可口適有
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
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新回自府
第有容藝曉書算旦夕遣以詣直旬餘果至初憩五
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

序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乙以四輪接取𢈔成體面
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可及守一見為之啓顔及
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緑裳參視左右乃退守益喜過
望少選親朋皆議舉觴奉賀廚娘遽至請曰未可展
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因請食品菜品資次出
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為羊頭簽菜品第一為葱虀餘
皆易辨者廚娘𢫬筆疏物料内羊頭簽五分各用
羊頭十箇葱虀五碟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

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容覘其用翊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奩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璀璨溢目皆白金所為大約計六七十兩至於刀砧雜器亦一一精整旁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交牀徐起取抹批臠慣熟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妙其治羊頭簽也漉置几上别留臉肉餘悉置之地衆問其故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為拾頓他處廚娘笑曰若輩真

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韲也取葱微過
沸湯悉去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
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黄者以淡酒醯浸漬凡所供備
芳甘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餘
相顧稱善既撤席厨娘整衿再拜曰此日試厨萬幸
台意須照例優給守方遲難厨娘遽曰豈非待檢例
耶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
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動賫絹帛或至百疋錢

或至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副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酒筵不宜常設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尋託他故善遣以還遠近聞而笑之

楓窻小牘曰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盤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鵞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爊物石逢巴子肉之類皆聲稱於時暨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

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他鄉寒故也悲夫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爭赴之遂成富媪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種種臻妙齏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研餅可映字亦可作勸盞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故都李和燭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長卿及錢上閣愷使金至燕山忽有兩

人持燭粟各十褁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褁自贊曰

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態度無窮雖京師工

效之莫能及一對至值十縑一牀至三十千一牀

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絶大者

陸放翁家舊藏一對卧者背有小字云鄜時田玘

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遂失去

金橘産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

與竹子俱來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尊俎間光彩的皪如金彈丸都人初亦不知貴後因温成皇后特好食之由是遂重京師吉州人最珍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凉故能久也

唐鄧間多大柹初生堅實如石而澀凡百十柹以一榠樝置其中亦可則紅熟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柹榠樝音冥查果名似梨而酸榲桲

淮南人藏鹽酒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經歲不沙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
里所産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
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
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
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張
景公安人仁宗名見問曰卿江陵有何勝曰兩岸綠
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新粟

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羮

有唐茶品以陽羡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衮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為餅樣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士大夫珍尚鑒别俱過於古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以上供雖近臣之家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逈加于大團賜兩府止於一團惟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

以金八人析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

熙寧末神宗詔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然

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

長沙造茶品極精緻工直之厚輕重等白金士大夫家

多有之置几案間以相誇侈初未嘗用也范蜀公與

司馬温公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紙為貼蜀

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

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銀盒貯之趙南仲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尚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為也

惠山泉頃歲亦可致於汴都但未免盆盎氣須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出於高巖寺僧斷竹梢屈而取之若雜以他水則亟敗蘇才翁與蔡君謨比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劣用竹瀝

水煎方能取勝
蔡君謨善别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嵓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内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輙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嵓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驗之乃服王荆公為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擇絶品茶親滌器

烹點以飲公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并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

蔡君謨製小團其品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秘教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薫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詢之對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薫之丞神服公之明審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煑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煑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末若以沸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緑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盖湯嫩則茶味甘

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罏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丁晉公有北碗茶録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為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宮苑非人主不可稱按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别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

挺的乳又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其茶以京挺為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平鄴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為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亦猶澄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張橋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后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迴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遥臨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

共帷宫之外陋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晏詩序其畧云城之北有故苑馬遇林因歎未媿於離宫均樂同歡尚慚於靈沼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取此名無可疑者

廬山簡寂觀觀出苦笋而味反甜歸宗寺造醎虀而味反淡山中人語曰簡寂觀前甜苦笋歸宗寺裏淡醎虀紀實也

宋稗類鈔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二

常熟潘永因編

古玩第五十五

鄱陽張世南宦遊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葢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黄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

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黄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黄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黄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麒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蜼兕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鸜耳貫耳偃耳直耳

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䗁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輴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鸎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鍾小曰編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蓋足類壺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巵觶之鼓切酒觴也角類爵而無柱桮敦簠其形方簋類鼎而矮蓋有四足豆獻牛偃切無底甑

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鬵形製同鬲漢志謂空足曰鬲鍑才宥切似釜而大其

實類小瓮而有環盉户戈切又胡卧切盛五味之器也似鬲而有蓋有嘴有執攀壺其類有四

曰圓曰匾曰方曰温盦于含切覆蓋也似洗樣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瓿蒲後切類壺而矮鋪

類豆鋪陳爲獸之義罍類釜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雙底如風窗下設盤以盛之匜代支切沃盥器

盤洗盆鋗呼玄切類洗玉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鐸鉦類鐘而矮鐃戚鐓

飾物柄者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

蹲龍宮廟乘輿之飾或云闌楯間物鳩車兒戲之具提梁龜蛇硯滴車輅

托轅之屬此其大概難於畫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

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

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

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

寖久其色微黄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

為真此葢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

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

亦精今鑄不及畢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

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録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忠

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澹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剥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

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緑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班甚者其班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煑之良久班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

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也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録以求其源委如薛

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録黄睿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精鑒也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需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榜於家庭以十千購之居一二日子弟

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六一居士曰余家有玉罌形製甚古始得之以為碧玉在潁時嘗以示僚屬坐間兵馬鈐轄鄧保吉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余偶以金環于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如研中磨墨

王荆公受賜玉帶潤十四稻號玉抱肚真廟時趙德明

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𤪌始復進

入禁中

東坡為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

漢以還䆊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歸玩魯

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

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璏璲珌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

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

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

晩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抽翰銘之維以咏德伯時自為跋曰元祐八年余時仕京師居紅橋子第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謂余曰斵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脣而號為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璩三鹿盧環琫珌璊瑑杯水蒼珮螳蜋鉤佩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堙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因避時禁磨去銘文

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
眠餘悉歸內府
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據益恐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為立
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山谷跋曰子瞻妙墨作券或
責方叔當成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
傍論砭疽爾
蔡君謨為歐陽文忠書集古録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
為世所珍文忠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

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文忠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王禹玉作龐頴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試卷亦是其一

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扎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凡草四制翼日遣中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

御筆研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鈿匣一
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一塗金鎮紙天禄
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麪塗金方奩一鎮紙象尺
二薦研紫栢牀一王方啟封時研間漬墨未乾奩中
餘麪猶存承平文物之盛可想見也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成都人偽蜀明經及第蜀
平赴闕太宗以字書訛舛辟士人刪定有以著薦
者加著作佐郎令模閣帖著有研格書奩銘云爰

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為富娛老為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勿疑永爾終吉同時以酒失儀之王著別是一人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

之遊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數種於東宫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録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

一觴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
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覩聞者作為
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
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
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
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貴愛有一器動
直金錢數十萬後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
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

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
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
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
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宣
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储神穆清因從瑣闥
密窺聽臣僚訊知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于人
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
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録且累

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剏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都邑傾覆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金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瓿雁燈之典雅當時蒐羅聚積不

知耗幾許之物力一旦坐付他人磨室故鼎竟無返日言之可為於邑至于圖録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於上而好事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至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之藏一旦皆見矣玨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以僻

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半猶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為守聞之徵用其法亦得十餘器范之才為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大小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取凡境内陂藪悉乾之穿地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崇寧中朝廷定雅樂下靈壁縣造石磬磬成每泝汴進

納縣別有小河取都下稍徑或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酉陽雜俎曰歴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欲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内使人擊之其聲杳絶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時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宣和殿所藏𣪍王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於外

廷輟耕錄所載劈正斧以形製攷之疑即此鉞

宣和間蔡州一士人書屋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每巳時輒至午乃隱去士人異之捕置鐵絲籃中迨午則堅冷化為石矣質巧天成鬼工不能加明巳復蠕動既而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之攜至京見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時見即其類也士人遂獻之

章申公蓄一古銅蟾蜍研滴每注水滿中置之研側不假人力而蟾蜍口出泡泡隕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異之求以古畫博易申公不許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烟盡歸腹中久之復自蟾蜍口噴出亦異物也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出遊偶藥市見一銅鼎已破闕旁一人鬻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

歸以數爐灶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
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劉卿任侍制言宣和時王黼宴從官於私第每客各出
一寶器勸酒侍兒捧一物至卿任前宛若疊縠俄而
瀉酒其中錚然有聲隨酒漲起酒滿如常盃飲盡復
如故名破壺盃云是南方軟琉璃也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擾攘之際訪求法書
名畫不遺餘力清燕之餘展玩摹搨不少厭怠四方

獻奉無虛日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

嘉泰間章文莊公頴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為司諫指公為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既而公入為言官遍歷三院為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

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躋宥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莊識其言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給節受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盃侑酒色如截肪真于闐産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虗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似於是坐客咸欲快

覩趣使取之既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衆客驚詫以為干鄒之合不足多也公因擧盃以贈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盃於事為順僉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徐以他物為報

文莊公少好雅潔居一室必汎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曰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為矣作小

詞極有思致其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欄紅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閒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

李淳風論辨真玉云其色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項唐州任參政之子喻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略無蟻抉惟有兩粟大赤黳蓋尸沁也擊之清韻悠揚政如

淳風之說與世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

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為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

之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崙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

界牛頭山分為三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

緑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緑玉河西七

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漲玉

隨流而至多寡由水大小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

國主未採禁人輙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

求大王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為難得似你尺寸的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的即奉上也當時傳以為笑後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玉分五色惟青碧一色高下

最多端帶白色者凝水亦分九等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髙下自見今内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為九寶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歴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

犀之類不一生邕筦之内及交趾者角紋如麻燥而少潤來自舶上出大食者理潤而倒光采瑩徹若傅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葉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宫殿至有衣冠杖屨眉目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不貲或以為犀受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漸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插有腰鼓插方其未解時雖海人亦未知其異故波斯以象牙

為白暗犀角為黑暗言其難識別也犀之通天者自顧其影則怖故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耳取犀之法多於山麓植木如羊豕棧犀前足短止則憑木而息久之木蠹而折犀亦踣焉土人因格殺之犀亦蔵退角自培土埋僻處時復發視驗其有無人跡得之潛易以木角犀不能辨若直取之則徙竄他山不可復得矣

犀紋以麄細為貴賤貴者有通天花紋或云通天

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鷄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駭水犀者是也犀以黒為本其色黒而黄曰正透黄而有黒邉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南中有偽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大觀閒京師和劑局一日請得内帑藥犀百數中一株

大絶常犀因不敢用復納上朝廷命工解以為帶工
覩之極駭歎以為聖德感召所致葢倒透中反成正
透面猶黃蠟中有異雲一朶雲中天矯一金龍飛盤
拏空角爪俱全遂為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一
云犀工董進善別犀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
犀示之董於内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
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為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
工審定否郝曰衆工已皆具名狀供證獨留以驗汝

精識耳即盡出衆工所供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推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覲之乃一翔龍所恨左角微短耳郝未試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具軍令狀云若果不謬輒當奏賞既刻視悉如所言有詔製為帶成以進御錫賚有加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於內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

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為元日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瑠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此語既閧遍國中無復售者

韓似夫嘗言出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綵絢日似夫注視久之金主云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

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
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他矣二物誠絶代之珍也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於秦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
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
貴銅磁遂有秘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國日進奉之物
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云九千風露越窰
開奪得千峰秘色來如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鬬
遺桮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

甆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甆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以瑪瑙末為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世尤艱得故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窯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於修内司造青甆名内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

矣

窯器俱謂之磁器者葢河南磁州窯最多故相沿名之柴窯最古成器不可得今人得其碎片俱用以裝飾玩具世傳世宗燒造時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顔色做將來柴窯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哥窯與龍泉窯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窯生一所陶者為哥窯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為

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澹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澹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脈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窯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窯至今温處人稱為章窯

饒州景徳鎮陶器所自出大觀間窯變一旦色如丹砂說者謂熒惑纏度照臨而然物反常為妖窯戸亟碎之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歲供物也供上之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瑕疵色澤如一者耳民間燒磁舊

闕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毁之盞甖小者藏去鬻諸富室價與金玉等窰變雖珍奇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毁裂竟同瓦礫而瑣瑣者以供富室私玩奚以變為哉

王蜀報朱梁信物有金稜碗越瓷器致語云金稜含寶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乃吳越錢鏐事梁所燒秘磁相沿以奉柴世宗所謂柴窰者其色如天其聲如磬精妙之極今不可復覩矣

宣和中宮中重異香廣南所進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觔白者止三觔以瓠壺盛之香性薫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直八十千黑亦三十千外庭得之以為珍異又貢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亦云能解蠱毒之藥

政和四年太上於奉宸庫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多分錫大臣近侍其形製最大而外視無甚佳每以一豆

許㸃之輙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畧不歇於是太
上始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歸禁中因號
曰古龍涎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為穴而
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相示以為誇
炫
龍涎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
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審
龍已去往視必得龍涎涎遺石上為太陽所爍則結

聚成片隨守視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

一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一云龍涎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篆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

宣和時嘗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造之時號東閣雲頭香

今日燕集往往焚香以娛客蓋亦有謂黄帝云五氣各

有所主惟香氣湊脾漢以前無焚香者自佛入中國然後有之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正佛燒

香法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避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

玫瑰油出北朝色瑩白而氣芬馥不可名狀法用衆香煎煉北人極珍之每報聘禮物中止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罌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金

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守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比禁中厚賂金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更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索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方珍國箍所輸不過一合而貴近之家餽遺數倍足以知其侈靡之甚也

端研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理潤而澤儲水發墨扣之有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

微澹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澹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麤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黄黑相間極大者為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無瑕翳者為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為淚眼形體咨具

内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枯眼

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扣之清遠石上有點青緑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鸜鵒眼此巖石也絫於水底最為貴重其次色赤呵之乃潤亦有鸜鵒眼色紫文慢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鸜鵒眼反大類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西坑研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

李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傳數十家為米老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耆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雲烟過眼録曰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今在

台州戴覺民家極珍秘不可見之

晏元獻夫人宋初功臣王超女樞密使德用妹也有一研甚奇王氏舊物也號傳埍研初傳晏元獻次傳富鄭公三傳馮文簡四傳史聖予五傳滕子濟皆登二府真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并歸滕氏

丁晉公自海外徙光臨終以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後五十五年有姓丁者來此作通判可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僑者來佐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

未生啟視之乃黑匣貯端研一枚上有小竅以一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不可名狀丁氏子孫世寶之又陳公密子縝知端州日聞部內有富民蓄一研甚奇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二鸜鵒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歿歸於張仲謀詢政和間遂歸內府祐陵置於宣和殿為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宮服御多為都監王殊藏匿事露思陵欲誅之

王子裳爲棘卿爲之營救以此研爲謝至今藏於家

二研真希世之寶也又聞北客云今内府有佳研名

蒼龍横沼其說正與前所云相合疑即此研云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研有三千餘枚張滋墨

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觔

高平吕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假出視之瓦礫

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

必有一白書吕字爲誌吕老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

盜其名而為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值

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

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為真悟靖處士

王衷天誘所藏沉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

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纍或疑是澤州呂

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為天

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

是一種佳物也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户之廬莊户硯工也夜有光起於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為研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為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為强者所奪秘不語人每為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

周仁熟與米元章交契一日米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

真贋居半特善誇耳米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米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米變色曰公何先恭後倨研汙矣不可用為公贈繼歸之竟不納

米自言春和便思弄筆札手𠁊不作乃可自滌研若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曾公袞見黄實師是甞言生平有二事稍堪自慰

元豐甲子為淮東提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趣其滌研未畢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凡頑石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把筆如壯夫磨墨如病兒貴其輕也石末本瓦研唐世尚未

知有端歙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蕫磨即不復見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

研之美者無過於端溪而唐詢彦猷作研録乃以青州黒山紅絲石為冠以為紅絲石理黄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黄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議故列之於首米元

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為冠以為方城巖石石理白者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乙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二公俱於翰墨留意者其說俱未當也紅絲石文彩誠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麄慢殊不發墨特堪為几案之玩耳方城石色如端溪堅重緽密作研極剉墨不數磨而已盈研元章性急以磨墨甚易為

快耳然多損筆墨士人謂之筆墨劊子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用凹心硯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

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墨亦不

精繳豐閣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

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

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峰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

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

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倣古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

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

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昂張滋田守元曾知惟亦有佳者唐州桐栢山張浩製作精緻膠法甚竒遂壓京都之作前者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韞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為人疑篋之重以為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惟

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丸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詫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研惟謹不敢議然余私怪余用薛安潞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

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説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劘然余劘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盎不用墨也容復曰余説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

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
害苦少墨也唯是說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
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
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屛人雜錯以他墨
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
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
以不可以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為珠者以其用
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

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攷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

古為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彭門寇鈞國家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粲然滿目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

而猶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公卿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戲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昭陵晚歲内宴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且以香藥名墨遍賚焉一人得李超墨而蔡君謨所得乃廷珪時覺

其人竊歎有不足色因密語能易之乎其人唯唯益但習聞廷珪爲貴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輒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内門去將分道君謨於馬上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何薳春渚記聞曰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絶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製

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絶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為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為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為集衆美以為善也宣州筆工諸葛氏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散卓也當元符崇寧時士大夫如米元章輩之好事者爭所寶愛亦皆散卓耳及大觀間已有黄魯直様作棗心

者蔡魯公不獨喜毛頴亦多用長鬚主簿遂有魯公

筆毫樣俄又為蔡元度出𫎇文樣既數數更其調度

奔走時好至與挈竹臨閶闔貸雞子入奴臺手抄主

撮者爭先步武矣政和後諸葛之名於是頓息

周卉陽言先君善書體兼虞柳余書學柳不成學歐又

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

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前輩善書者亦莫不留意於此

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

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經丈之字方寸千言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絶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為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直揩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滑密沾汙墨須多膠紺黯者如此逸豫餘日手調適而心嘉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

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並得如意要是古今能事耳

宋稗類鈔卷三十二